■经典回味

许慎，流淌的文字

■王坤山

每年农历九月二十，乍寒还暖。多数人穿上了夹衣，那些少数穿单衣的人，在漯河许慎文化园大门外的舞台前显得格外亮眼。

每逢这一日前后，无论阳光明媚，还是乌云蔽日，无论秋风习习，还是阴雨绵绵，都是这里的盛大节日。园子里谈文说字，游人如织；园子外摩肩接踵，锣鼓喧天。

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前的这一天，东汉建光元年，公元121年，农历九月二十，许慎的儿子许冲将《说文解字》和《孝经孔氏古文说》献给了皇帝。这一天，也就成了这里的盛大节日。

许慎带着自己心爱的《五经异义》，回到家乡，开门办学，积累声望。学生云集，书声琅琅，过了几年，许慎声名远扬。汝南郡太守请许慎去当功曹。“功”的意思是考核功绩，“曹”相当于如今的局、处、科、室，“功曹”相当于人事局长，是太守的股肱心腹，需要请有声望的人担任。许慎担任功曹，讲究“义”和“宽”，忠于上司，又不盲从；宽以待人，又不放纵。

大约三十岁那年，因为政绩突出，许慎被察举为孝廉，经过考试，入朝为官，担任郎中，相当于科员，成了“国家干部”。

汉代的科考，隋唐科举制度的雏形。东汉对孝廉的考试分为四科，一是德行，二是经学，三是法令，四是刚毅有略。许慎少年博学经籍，五经无双，当为第二科。第二科里年过五十的，可以担任博士。许慎当不成博士，一是年龄不足五十岁，二是太学没有开设古学课程，许慎精通的是古学，只有从事秘书之类的工作了。

再次来到京城洛阳，许慎的感觉不一样。上次来洛阳，为的是求学，觉得这里不属于自己，只是个过客。这次来洛阳，为的是工作，这里是自己的新家，已经是这里的一员。

上了班的许慎，休息日仍是读书，偶尔会到老师贾逵那里去，顺便学习、请教一些问题。有一天，谈起了人们胡乱解释文字的问题。有人说，“手”拿着“十”，就是“斗”；“中”的下部弯曲，就是“虫”；“馬”的头，就是“長”。

这怎么能行？许慎突然灵机一动，向老师贾逵提议说：“朝廷能编经学方面的《白虎通》，我们就不能编文字方面的书吗？把正确的解释告诉人们，不是很好吗？”

贾逵说：“好是好，这么多的文字，将是多么浩大的工程！”

许慎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万事开头难。这么多的文字，分类是个大问题，有籀文，有小篆，有隶书，有草书。朝廷最重要的公文用的是小篆，就以小篆为正体吧！

仅仅这样分类，眼前的文字仍然是漫天飞舞，杂乱无章。许慎陷入深深的苦闷，吃饭看的是文字，休息想的是文字，走在洛阳的大街上，看到那一个个走着的、坐着的人，就像一个个文字，不知道他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些文字，神出鬼没，毫无头绪。

有一天，许慎细看《尔雅》，突然，眼前一亮：《释水》收录的字，大多带“水”；《释草》收录的字，大多带“艸”；《释木》收录的字，大多带“木”；《释虫》收录的字，大多带“虫”，如此等等。好极了！能不能把这些具有相同部件的字放在一起，归为一类？一类的字叫一部，能够统领这些字的部件叫“部首”。这些部首，最简单的是独体，起名为“文”；用“文”合成的，起名为“字”，将来这本书，起名为《说文解字》。许慎试着做做，可以。

他买了些酒菜，兴冲冲地找到老师贾逵，边吃边喝边说自己的发现。贾逵听了说：“很好，说不定还名垂千古呢！”

应该设多少个部首？这么多部首，按什么顺序排列？每个部首里的字，按什么顺序排列？许慎又犯了难。

“六”是最大的阴数，“九”是最大的阳数，“十”是终数，“六”、“九”、“十”的乘积是五百四十，阴阳兼备，十全十美，就设五百四十部吧！道法自然，部首的排列由“一”开始，终结于“亥”；仰观象于天，从天干“甲”而至“癸”；伏观法于地，从地支“子”而至“亥”。大衍之数五十，数字类部首按“一、三、八、十、二、四、五、六、七、九”排列。每个部首里的字，由贵而至贱，由实而至虚，由美而至丑。“秀”、“庄”、“炬”、“肇”、“祜”，这些皇帝的名讳，排在部首用字之后的首位，以示尊敬。

就这样，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实在想不起办法时，许慎想过放弃，放弃的想法还不止一次。这时，就会想到那些随意解释文字、给子孙后代读书识字带来无穷后患的事情。

这些文字，是伏羲、神农、黄帝、仓颉、周文王等先人们辛勤劳动的结晶，蕴含着先人们的汗水和智慧，是后人认识先人留下的知识、技能、智慧的载体，神圣的文字，岂能任人亵渎？

就像攀登神圣的高山一样，许慎跋涉不已，突破一个又一个障碍，解决一个又一个难题。伴随着时光的推移，经过两次晋升，朝廷任命许慎为洨县县长。

去不去当县长？当县长，意味着远离京城，资料匮乏，消息不灵，对撰写《说文解字》极为不利。不去当县长？皇命难违，何况加官晋爵，不也是人生的追求吗？就这样，许慎一步三回头，离开京城，去了洨县。

公元100年，永元十二年。这年大年初一，官员都不放假，召开年度工作大会。这一天，许慎郑重写下“粤在永元，困顿之年。孟陬之月，朔日甲申”。

用干支纪年，这一年是庚子；用岁星纪年，子年就是“困顿”。东汉，通行皇帝年号纪年，如果想用岁星纪年，也是附在皇帝年号纪年之后。远离京城，资料缺乏，消息不灵，编写《说文解字》，无疑困难重重；贾逵于公元101年去世，享年七十二，在“人生七十古来稀”、“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喊自己去”的时代里，想必贾逵这一年已经病重。许慎略去“十二”而称“困顿”，实际在写艰难的处境。

公元101年，恩师贾逵去世。按照当时的规矩，弟子应为恩师服丧三年，辞去官职，赶到恩师家乡，坟旁结庐，粗茶淡饭，极尽哀伤。闲来无事，教授弟子，传承经典。

三年期满，许慎又被请到京城洛阳，到太尉府担任南阁祭酒。如果不是总领尚书事务，太尉实际是个闲差，偶尔出席一些重大祭祀、册封、丧葬等典礼，南阁祭酒，就是充当礼仪顾问，兼顾府内教育事务。

汉安帝即位之时年龄尚小，邓太后临朝听政，白天处理政务，晚上读书，发现朝廷藏书有诸多谬误，下令征召五十名大儒，校订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许慎，也在应召之列。在这里，许慎见到了不曾见到的皇家藏书，对撰写《说文解字》、《淮南子注》、《孝经孔氏古文说》等，帮助极大。

在这里，许慎受命教授小黄门孟生、李喜等。小黄门是级别最低的宦官，邓太后希望他们做一个有文化的服务生。

在向皇帝献书之前，许慎患了重病。不得已，委托儿子许冲去做这件事情。

为什么这么急迫？一是邓太后去世，读书人风声鹤唳的环境有所改观。邓太后虽然酷爱读书，但她对不听使唤的读书人往往施以极刑。邓太后去世，等待了十四年的汉安帝亲政，忙着找邓太后的家人报仇雪恨，无暇顾及读书人，学术环境比较宽松。二是原任司徒刘恺担任太尉，刘恺是诸侯王的儿子，父亲去世后应当继承王位，而他坚持将王位让给自己的弟弟，外出流亡，皇帝下令捉拿他，许慎的老师贾逵向皇帝建议，免除刘恺罪过，让刘恺到朝廷任职。对贾逵的得意门生、“五经无双”的许慎，刘恺当然知道。刘恺担任太尉，降低了向皇帝献书的政治风险。即便如此，许冲上书时反复说“顿首顿首，死罪死罪”。在君叫臣死、臣不得活的时代，这绝对不是客套话。

非常可惜，朝野上下只把文字学当作小学，没有认识到《说文解字》的巨大价值，皇帝的奖赏仅仅是四十匹布，当时，不仅是最低的奖赏，这里面，还包括《孝经孔氏古文说》。

只要是真金，总会闪耀灿烂的光芒！如今，各种各样版本的《说文解字》风行于世，里面的文字告诉我们文字的历史、文字的类型、造字的方法、文字的作用及每一个字的字形字义字音甚至出处。

仰望许慎文化园汉字大道，那不只是汉字的历史，也是许慎探索汉字的历史。文宗、字祖、宗师、圣人、孝廉、洨长、祭酒、校书……这些美誉之词，已不足以表达对许慎的敬意，他已经化作汉字大道，化作流淌的文字，许慎墓，只是他的归宿，他，永远流淌在探索汉字的路上！

■沙澧写手

张国绍笔下的微型小说

水韵沙澧文艺副刊是漯河文艺爱好者的一个精神家园。本刊的宗旨是一如既往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美的精神食粮，为传播先进文化不遗余力；更要在这个过程中推出更多的新人新作，为我市的文化建设备足后劲。因此，从本期起，我们将对那些有创作潜力的沙澧写手加大扶持力度，对水平较高的作品将集束刊发；也会不定期推出各类体裁、题材的专版，甚至会推出个人专版，并为其举行作品研讨会等。

敬请关注。

■张乃千

张国绍自言：“我没有什么学历，却酷爱写作，写得不好，偏又十分执著。”说得很中肯。他的小说，几乎全是微型骨架，个别也有篇幅稍长一点的，但够不上丰满。说也怪，他的“骨架式”小说，只要发表，我几无漏看。既然编辑愿发，读者愿看，那就说明他的“骨架”小说一定有肉可啃。

不错，国绍的微型小说还是很有味道的。其一，他的笔锋扎到了最底层，反映的是市井小民的生活。众所周知，文学艺术是反映社会生活的，而社会生活有波澜壮阔的时代洪流，有变化的乡村和灯红酒绿的都市风情，有官场、商场中的欲望纠葛，当然更有市井小民的喜怒哀乐。作者瞄准了市井生活这片天地，以敏锐的观察，写出了普通百姓“蚁群式”的生活状态。就今天的文学创作而言，在笔者看来，写乡村、写市井，也许更能听到历史前进和社会变迁的足音，因为它反映的是最广大、最有密度的人生。其二，作者笔下的市井生活丰富多彩，涉及经商、教育、保洁、爱情、孝道、宴请、夫妻关系、邻里关系、人与动物以及善良与欺骗、理想与欲望等，从而展示了市井生活中的人情世态。而这一切都烙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作者并没有刻意去表现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但他笔下的每一个故事都是时代变化的窗口。其三，作者钟情于小人物，写的全是汤水人家、升斗小民。有大妈、大嫂、老汉；有大姐、小媳妇、拖拉机手；有悍妇、钓友、罹筋头……这清一色的小人物，个个都打喷嚏有响声，站住了腰板。小说创作讲究的是塑造人物，作者虽没有密描细写，却也使内中人物有影有形，让读者闻到了人物的气息。

那么，张国绍的小说在创作上有哪些特点呢？前文说过，他的小说是“骨架式”的，没有曲折的故事，没有情节的铺陈，甚至没有正儿八经的心理和肖像描写。他较多地运用了白描手法，写的是市井人，说的是市井话，语言朴朴实实，无雕饰、不矫情，活脱脱的小街风情、线条明晰的素笔白描。白描，历来是小说创作的重要手段，虽比不上通过典型环境去塑造人物有张力、有看点，但运用得好，同样可以使人物立起来。在《温暖》中，作者这样写那位卖菜大姐：“她一脸憨厚，没生意的时候，便两手上下握在一起，木呆呆地站着。”等到众人得知她要过生日，纷纷祝她生日快乐时，“她仰起脸，泪光闪闪地说，谢谢！谢谢兄弟姐妹们啊！”这两处的笔墨，简练无华，却把卖菜人的清苦生活与期盼温暖的内心情感表达了出来。在《女保洁员》中，作者先写女保洁员工作时“从六楼到一楼，将楼梯扫一遍拖一遍，接着自下而上，从一楼到六楼，一层一层擦门擦门框，擦楼梯栏杆……”、“一听见脚步声或开门声，女保洁员便停止工作，谦卑地闪在一旁，红着脸恭恭敬敬地给人让道”，接着又写看到女保洁员一家三口一次在外吃饭，“她穿一件粉色连衣裙，人干净了，也好看了许多，让人眼前一亮”。这一前一后的两相对照，让读者看到了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自谦与纯朴、辛苦与快乐，不由地让人内心“一阵热、一阵欣慰、一阵感动”。像这样的简笔素描，在作者的大部分作品中都可以看到。值得提及的是，作者颇善于抓住对比性的“节点”，以此凸显人物的思想性格，在《寻父记》中，作者把那些索要高额酬金的人与那个送父回家的拖拉机手进行了对比，彰显了拖拉机手的义举；在《认怂》中，作者写了从劳教所出来的吴征。一次，吴征去钓鱼，一个钓鱼者羞辱了他，在即将要与人发生冲突时，他想到了妻女对他的提醒与关爱。一方面是眼前的羞辱，一方面是妻女的爱，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中，两相对比，吴征对眼前的羞辱选择了“认怂”。作者在这里不仅只是表现吴征这个人的转变，更是在展示爱的力量和善的美好。

鲁迅先生曾说，描摹世态见其炎凉者，谓之世情之书。张国绍的小说就是反映了人间世相。《大头与老李》就表现了市井中夫妻关系不忠的一面，而《朋友圈的故事》则较为深刻地表现了两代人之间的价值观冲突。母亲秋云为支持在南方工作的儿子与女朋友买房，省吃俭用，把辛苦积攒起来的50万元钱拿了出来，结果却发现儿子与其女朋友天天与朋友一起出入高档酒店，喝红酒、吃牛排、拼阔绰。一面是家乡的老父母节衣缩食吃低廉的菜，一面是儿子那里的灯红酒绿，这种尖锐的对比，折射的正是价值观的错乱和孝道的滑坡。母亲秋云不仅倍感挫败，还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但小说没有止于此，而是写秋云窝火生气，立马买回了鸡、鱼等细菜，毫不犹豫地提高了生活标准。这是小说很深刻的一笔，使我不期然地想起了高晓声的小说《陈奂生进城》，陈奂生自感受骗后，采取了陈氏独有的报复行为。那么秋云呢？她也在“报复”儿子与未来的儿媳妇吗？是的，她没有在“窝火生气”或者“自我哀叹”中停留，而是以改弦更张的决然方式表达了对儿子及其女朋友的否定。如果说陈奂生的报复方式还带有阿Q的痕迹，那么母亲秋云的做法则是当下一种全新人格的展示，她否定和批判的正是那种自私、忘恩而又麻木不省的生活态度。这样评价秋云，并不是说作者已经把这个人物写得很好，而是秋云这个人物很值得开掘，而作者仅仅是点到而已，他触碰了光点，却没有让光点灿烂发光。

正如“秋云”没有灿烂发光一样，作者笔下的许多人物虽然站了起来却终于没有丰满坚挺。他还缺乏筛选素材、打磨素材、编写故事的能力，因而他笔下的人物得不到情节的滋养，作品也就呈现出骨架式而显得粗糙有余、张力不足。不过，我们也感受到了作者丰富的生活积累和很强的观察能力，年过半百，一直孜孜不倦地坚持创作，这本身就令人钦佩、值得文友们学习。假以时日，相信他一定会有力作问世。

小说二题

■张国绍

凤姑

我十七岁时插队落户的村子，有一个很诗意的名字，叫西画楼。村东，有一条小河绕村而过，河对岸便是东画楼。

有一年冬天，天很冷，下着鹅毛大雪，队里死了一个人。

死的这人是村里的老姑娘，村里的晚辈，有叫她凤姑的，也有叫她凤姑奶奶的。

凤姑七十多岁，无儿无女，是队里的“五保”户。

那时候，全国上下都在学习“老三篇”，学习毛主席语录。“老三篇”里有一句话，大意是村里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以寄托我们的哀思。

开追悼会，当然得念悼词，于是队长便找到我说，小张啊，你是知识青年，有文化，劳你大驾写几句悼词吧。

我说，我又不了解凤姑的生平事迹，咋下笔？

队长说，莫慌莫慌，等我抽袋烟，慢慢说与你听。

原来，凤姑有过男人，结过婚。那男人是一个手里拿着拨浪鼓、肩上挑着百货箱子、一年四季走村串乡的货郎担。

货郎担姓李，村里人都称他李货郎。李货郎来路不明，起初，谁也不知道他姓啥名谁，家住何方。后来，混熟了，他自己说他姓李，所以大家才叫他李货郎。

凤姑是独女，人老实且又矮又丑。

李货郎常到西画楼来摇拨浪鼓，一来二去，经人说合，便被凤姑爹娘招赘做了上门女婿。但是，李货郎不喜欢凤姑，所以她一直没有生育。

有一次，李货郎一去不回头，三年多音信皆无。

西画楼往东四十多里，便是繁华之地河上街。村里人到河上街买牲口，有人遇到了李货郎。那人说，老李啊老李，你也该回去看看了。你岳父岳母，都过世了，剩下凤姑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多可怜啊……

李货郎良心发现，便连夜挑着担子，风尘仆仆地回到了西画楼。

夜里，李货郎搂着凤姑随口问了一句，凤姑，我三四年没回来，想我不？

凤姑说，也想，也不想；你回来也中，不回来也中……

李货郎松开手，背过去身子，沉默了很久很久。半夜，李货郎下了床，挑上自己的担子，连夜出了门。

李货郎寒了心，这一走，再也没回来过。

晚景

左右邻居里，秦大妈和付大妈的老伴儿都先行一步，撒手而去了。

秦大妈才小七十，乐观健康，生活好像没起多大变化。

付大妈则不然，虽然她比秦大妈还年轻两三岁，虽然老伴儿去世已经三年多了，但不定什么原因，比如灯泡烧了需要换时，付大妈便开始伤心难过：唉哟……俺的那个人呀！你要是还活着，那里还用得上我作难呀……

其实，秦大妈和付大妈，都有儿有女，但两个大妈图清静，都不愿意随子女生活。

秦大妈开朗泼辣，比如家里有点儿小活，出点小麻烦什么的，自己能解决就解决，不能解决找物业，再不行打儿女的电话，一个电话打过去，晚辈儿们一个个都跑过来了。

付大妈却不行，面皮儿太薄，别说找物业，连给自己的闺女儿子打电话都觉得不好意思。

有一次，一连好几天，不见付大妈的人出门儿。秦大妈坐不住了，叫上几个大婶大妈，去敲付大妈的屋门。一边敲，一边喊，好长一阵子付大妈才打开了屋门。

原来，付大妈病了，披头散发，一脸憔悴。秦大妈一摸她额头，烫手，发高烧，赶紧拿出手机拨打“120”急救电话。

付大妈不让，怕花钱，说她二儿子没本事，日子过得艰辛，她的退休金每月要分出一大半儿留给二儿子。

秦大妈说，不看病，熬不过去牺牲了便没有退休金了，你儿子也就没有一点儿指望了。

付大妈听了觉得有道理，便顺从了。以往，付大妈嫌弃秦大妈们没文化，不爱与秦大妈等街坊邻居掺和。大病一场后，平时赶集买菜回来，遇到秦大妈她们坐在大院里闲聊，也不由自主也放慢了脚步，互相说些黄瓜多少钱一斤、中午吃啥饭呀等。后来，付大妈也加入秦大妈们的阵营了。

如今，付大妈气色好多了，人也比以前开朗多了。

张国绍，男，漯河人。在行政单位待过，也天南海北做过生意，曾在沙澧河边钓过鱼，也在路边小摊喝过酒。性格耿直，不绕弯子，爱好很多，唯读书写字不曾撂下。虽已年过半百，仍对文字充满敬畏，尤爱用手中之笔记录人生百态。

书法 楷书《世说新语》 洪丰仓 作

■读书笔记

《论语》之贫与富

■赵根蒂

孔子的学生子贡是位富豪，他对富人的境界颇有体会。

有一回，他问老师：“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贡虽然富足而有地位，但从不为此骄傲，对贫穷且不谄媚的人也很尊重，他认为这两类人都是很高尚的。孔子赞同了他所谓的这两种做人的境界：“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但是也提出还有提升的空间，虽然贫穷，但是仍然致力于提高自己的道德境界，乐于提高自己的修养；虽然富有，但是进一步严格要求自己，爱好礼仪礼节，孜孜以求，那就更完善了。

子贡是个聪明人，立即醒悟过来，说：“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老师啊，原来您的意思是品德也要如工艺品一样反复打磨才能达到更高境界。

一个人贫穷时，仍能保持尊严，不巴结奉承权贵期望得到照顾，已经很不错了，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侍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孔子宁渴而不饮“盗泉之水”、齐有饿者不食黔敖“嗟来之食”、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他们都保持了虽身处困境，却坦然面对诱惑，不改变自己的气节。而富贵之人，也不因自己在物质名誉上收获多一点便禁不住得意洋洋，唯恐天下不知。晏子身为齐国宰相，出行时谦和谨慎，没有丝毫居高临下的表现，他的车夫反自以为足，觉得为宰相驾车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以至于每次出行都趾高气扬。幸被其妻所劝，方收拾起傲气，做事勤勉谦虚起来。这是“贫而无谄，富而无骄”的体现。

但是如果再进一步“贫而乐，富而好礼”，那就是一个非常人达到的高度了。孔子的学生颜回勤奋好学，不为生活艰苦所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当他居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之困境时，大家都为他忧虑，可他“不改其乐”，像这种苦中求乐的人才弥足珍贵，这样的人才能居困境而不馁，反而孜孜以求，终成就也！

中学时，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教室里连电灯还没用上，蜡烛都是奢侈的，晚自习大家都点着自制的煤油灯，一到晚上教室里灯火闪烁、烟雾缭绕，一屋子的煤油气，昏黄灯盏下一张稚气的脸却坚定而执著。为节省开支，我尽量不在学校吃饭，早上时间短不能回家吃饭，二两粮票多付二分钱买一个蒸油卷、一碗稀汤就解决了。家里也买不起自行车，都是步行上学，来回路上就默默背着课文。平时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后来考上中专开学时，哥哥把正穿的毛衣脱给了我，姐姐给我买了一件草绿色的军褂，这都是很珍贵的礼物。多少年以后回想那些穷困潦倒的日子，没觉着苦，只觉着心中有梦，穷苦也是开心的。

同样，“富而好礼”中的“礼”与“贫而乐”中的“乐”，同属一个“道”，好礼乐道是不分贵贱的。当下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精神文明、道德修养要跟得上，所谓“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现实中，很多人已经成为人们心中道德的标杆。他们富而不忘回报社会。被誉为“中国首善”的陈光标一直致力于慈善事业，他把公司一半以上的利润都拿出来用于慈善捐赠，他认为：富人的所得，其中有国家、社会、他人的贡献，因此财富不完全是你的，应该拿出一部分回馈，做慈善帮助他人是崇高的事业，为此他愿意殚精竭虑、精打细算以赚取更多钱来捐赠。还有一些人虽称不上富豪，但所作所为却感动着每一个人，他们虽普普通通，没有成千上万大手笔的付出，但他们应该也符合孔子所谓的“富而好礼”，遵循的是与那些富翁一样的“道”，这是新时代贵族的风范。

孟子也说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清贫时我们做到“贫而无谄”，苦中求乐，拼搏向上。发达了我们不骄傲，而是“富而好礼”，善行天下。孔子也可以放下心来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你真正明白了贫与富的道且举一反三，现在可以与我继续谈诗了。